



目 录

CONTENS

上 册

黄昏和黎明	泰戈尔(1)
把握好你的方舟	赵 婧(3)
雪 夜	莫泊桑(9)
雏 鸡	茅 盾(12)
猪	梁实秋(14)
浪之歌	纪伯伦(19)
挑战自卑	阿德勒(21)
爱永远年轻	吴风琴(26)
美丽的假话	王安云(28)
流星青春	高健伟(33)
异乡人	黄彦彦(36)
三月呢喃	刘 单(39)
弹性自救	杨 均(41)



决 斗	朱景冬\译(43)
心中的芦苇	张 弛(46)
生命的乐章	杨菊梅(50)
迎接世纪风的挑战	吕殿逊(53)
成 功	张振学(55)
诱 惑	刘湛秋(57)
苦行的修士	泰戈尔(61)
痛苦与厌倦之间	叔本华(64)
人生的行李	罗伯特·林杰(67)
听 泉	东山魁夷(72)
捷 径	永 星(76)
测高妙方	佚 名(78)
留白天地宽	佚 名(80)





坏邻居·····	佚名(84)
呵护世界·····	林森(86)
跟假话掰腕子·····	鲍尔吉·原野(88)
信任·····	戴维·威斯格特(92)
参透生死·····	乔·路易斯(94)
古老的故事·····	司马中原(100)
翅与祷·····	克莱恩·沃森(106)
“临风独立”之歌·····	罗西(109)
活得简朴和明智·····	梭罗(113)



下 册

也谈狗拿耗子·····	李健昌(115)
春之怀谷·····	张晓风(117)
把耳朵叫醒·····	潘炫(122)
继续敲门·····	陈雪敏(126)
苦难本是一条狗·····	金世彬(130)
生命的韧性·····	舒妮(134)

公共汽车上的人	刘秀梅(137)
忘 我	琦 君(139)
为什么读书	乔 叶(142)
一定去海边	三 毛(148)
陪妻生产	袁 鸢(160)
白色方糖	马 莉(166)
缘分的天空	霏 霏(169)
无关爱情	翔 飞(176)
再给我三刀吧	韩浩月(181)
谁解风情	宣 宣(188)
美的牢狱	许地山(192)
爱情的痕迹	周 兰(195)
平淡之爱	陈 妍(203)





砸烂背后的眼睛	静 芳(211)
新新人类的作文	刘 飞(216)
给我阳光的老兄	刘 浏 兰(221)
有一种颜色叫铭黄	杜 丽(223)
阳光女孩	水 儿(228)
青 衣	洪 烛(231)
梦开始的地方	何 茜(238)
总有别名	秋 心(241)



太阳神噢，在你的左边是这黄昏，在你的右边是那黎明，请你让这两者联合起来吧！就让这阴影和那光明相互拥抱和亲吻吧！就让这黄昏之曲为那黎明之歌祝福吧！



黄昏和黎明

○○……泰戈尔

在这里，黄昏已经降临。太阳神噢，你那黎明现在沉落在哪个国度、哪个海滨？

在这里，晚香玉在黑暗中微微颤动，宛如披着面纱的新娘，羞涩地立在新房之门；晨花——金香木，又在哪里绽蕾？

有人被惊醒。黄昏点燃的灯火已经熄灭，夜晚编好的白玫瑰花环也已凋落。

在这里，家家的柴扉紧闭；在那边，户户的窗子敞开。在这里，船舶靠岸，渔民入睡；在那边，顺风扬起了篷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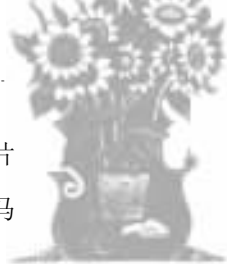
人们离开客店，面向朝阳向东方走去；晨光洒在他们的额上，可他们的渡河之费直到现在还没有偿付；透过路旁的一扇扇窗扉，那一双双黑黑的眼睛，含着怜悯的渴望，正在凝视着他们的后背；一条大路展现在他们的面前，犹如一封朱红的请帖发出邀请：“一切都已为你们准备就绪。”随着他们心潮的节奏，胜利之鼓已经擂响。

在这里，所有的人都乘坐着日暮之舟，向灰暗的晚霞微光中渡去。

在客店的院落里，他们铺下破衣烂衫；有人孤独一身，有人带着疲惫的伴侣；黑暗中无法看清，前面的路上将有什么，可是，现在他们正悄悄地谈论着后面走过的路上所发生的事；谈着谈着话语中断，尔后一片静寂；尔后他们从院里抬头仰望，北斗七星正悬在天边。

太阳神噢，在你的左边是这黄昏，在你的右边是那黎明，请你让这两者联合起来吧！就让这阴影和那光明相互拥抱和亲吻吧！就让这黄昏之曲为那黎明之歌祝福吧！

我想起一位作家所说，改革的浪潮使生存在这片国土上的每一个人都处于一种浮躁状态，这恰好与马克思的物质意识论相吻合。



把握好你的方舟

○○……赵 婧

一个细雨飘飘的日子，市公安局的朋友到作协，告诉我办好了去深圳看守所采访证件，我便一把推开手头的工作，“走吧”，我站起身，兴奋得要命。我家在粤北，附近便有一所劳改场，常常见到男、女犯人穿着深色衣服在山坡上劳动，胸口是用红色油漆印上“2”字。上小学时，跟同学吵架，便骂道：“你是‘2’号劳改犯！”然后扬眉吐气般。那时总觉得我们与他们之间有不可逾越的沟壑。

深圳看守所，在距市区 10 公里左右的梅林，高墙和铁门森然地使之与世隔绝着……从监狱顶上走过，从天窗往下望，见犯人们有的大打扑克，有的在看书、



唱歌，几个大胆的男犯冲我嘻嘻哈哈地说：“小姐，看我呀？”“小姐……”一片乱叫。

我的兴趣在女犯，我想知道这些失去自由的女子，她们到底有怎样的感受？

A. 她好漂亮，1米68，一套黑色西服，一头浓密的披肩，肤色白皙透点红润。

“我么，北京人，去年3月进来的。什么罪？控我贪污受贿，拿回扣30900元人民币，判了8年。开始不习惯，一点不敢相信自己竟成了囚犯。我是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，父母都是军人，算是高干。我原来在北京工作，丈夫也是当兵的，是苏北人，大男子特厉害，什么也不干，我可受不了。后来离婚，闹了很久，女儿判给他了。在北京离婚可不得了，长舌老太太指着你的脊梁骨呢。我压力太大，1985年便闯到深圳。

我和一个男人同居，我们一块做生意，我把回扣入了他的帐号。那帐号是他过去的女朋友的，我怎么知道呢？是她把我告了，她才20多岁，就这样被捅了一下。”

“那你出来还会找她么？”我问。

“算了，现在也想通了，人生就这么回事。我现在特别想我的女儿，她快7岁了，丈夫又娶了个苏北女子，现在孩子送到乡下，没人管。我不敢告诉她我关了，她还小，不忍伤害她。年三十，收到女儿歪歪斜斜的信，泪水哗哗地忍也忍不住。这里不是叫梅林吗？我开始写日记，叫《上海梦》，把对女儿的感情全写在上面，将来我会拿给她看的。

现在知道了，法律来不得半点含糊，若出去了，我会带上女儿好好地过日子。”

B. 她才30多岁，曾是深圳、香港、新加坡三家合资创办的国际装饰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，总经理是港方挂名的，实际上她实权在握。

“我进来两个多月。我们在承包一间豪华咖啡厅装修，投资570多万元，控告我受贿10多万，我已把钱全部退了，现在案子还没判，我很怕。”她咬咬下唇，脸色苍白，“我有15年党龄。我太拚命了，几乎没有星期天，经常在工地上。去年10月，家父病重，在广州住院，我仅陪了他一个星期就赶回工地了，后来他去世了。也好，若他知道这种年龄正是事业的顶峰期，



如果判了十几年，出来便 50 岁了，还能干什么呢？所以，我不敢想。拚命看书、写家信。现在才真正懂得失去自由是多么痛苦，真想再重新来一次，趁我年轻，精力还充沛的时候。我现在唯一希望便是能从宽处理，假如有这样的机会，我会好好干一番事业来弥补我的罪过。”

C. 她 26 岁，是韶关人，一直在低着头向我讲述着她的故事。“我本来在韶关一间织布厂做工。结婚后，有个男孩。因为我和丈夫关系不好，便跑到深圳找工作，通过别人介绍在东门一个香港人开的服装店里做工，他有一个女朋友。我住在他们上面的骑楼里，生活条件相当艰苦，工作时间又长。有一次上面没水，我下来洗澡，刚好他女朋友不在，他便……后来我们多次发生关系，大概有一个月。他应承了我很多东西，什么帮我出国了，跟我结婚了等等，反正总是拿这些骗我，最后把我惹恼了，我便到他房里拿走了他的皮箱。平时我就知道他的钱放在里面的。打开皮箱后，发现里面有 6 万多元港币，1 万多元人民币，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钱，我拿些钱去买了首饰和一些衣物。

当时，我只想报复他一下，后来他报了案，判我盗窃罪 14 年。”

“你丈夫看过你吗？”我问。

“他每个月来一次，监房规定的。当我第一次出庭的时候，看见丈夫、小孩、家公都坐在那里，当时我戴着手铐，丈夫和孩子都哭，家公的眼睛也红红的。现在丈夫带孩子每月看我都流泪，可是我已经流不出泪了，好象整个人都麻木了。”

“你们过去感情不好，现在呢？”我问。

“他说等我出来，可不是一两年的事，等我出来已经 40 岁了，人哪，很难讲的，我也劝他另找一个。我现在连自由都没有了，哪还想那么多啊。”

她们在小小的铁窗上探着头向我道别，我心里有一股难言的沉重。已经是入夜了，我禁不住打电话告诉一个朋友：“在这里我感受了很多，最深切的是懂得了自由是多么可贵。一切痛苦都已过去了，重要的是扎扎实实地干点事”。

那一夜，我想起一位作家所说，改革的浪潮使生存在这片国土上的每一个人都处于一种浮躁状态，这



恰好与马克思的物质意识论相吻合。我无法对监狱中的女性做任何评价，但在浮躁的心态中升华，需要坚定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毅力，否则，很可能仅一步之差，便彻底改变了人的命运。于是，我想通过我的笔告诉我的姐妹们，在浩瀚的海潮中，好好把握你的方舟。

茫茫太空，默然无语地注视着下界，越发显出它的莫测高深。雪层背后，月亮露出了灰白色的脸庞，把冷冷的光洒向人间，使人更感到寒气袭人。



雪 夜

○○……莫泊桑

黄昏时分，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天的雪，终于渐下渐止。沉沉夜幕下的大千世界，仿佛凝固了，一切生命都悄悄进入了睡乡。或近或远的山谷、平川、树林、村落……在雪光映照下，银妆素裹，分外妖娆。这雪后初霁的夜晚，万籁俱寂，了无生气。

突然，从远处传来一阵凄厉的叫声，冲破这寒夜的寂静。那叫声，如泣如诉，若怒若怨，听来令人毛骨悚然！喔，是那条被主人放逐的老狗，在前村的篱畔哀鸣：是在哀叹自己的身世，还是在倾诉人类的寡情？



漫无涯际的旷野平原，在白雪的覆压下蜷缩起身

子，好像连挣扎一下都不情愿的样子。那遍地的萋萋芳草，匆匆来，去的游蜂浪蝶，如今都藏匿得无迹可寻。只有那几棵百年老树，依旧伸展着槎牙的秃枝，像是鬼影憧憧，又像那白骨森森，给雪后的夜色平添上几分悲凉、凄清。

茫茫太空，默然无语地注视着下界，越发显出它的莫测高深。雪层背后，月亮露出了灰白色的脸庞，把冷冷的光洒向人间，使人更感到寒气袭人。和月亮作伴的，唯有寥寥的几点寒星，致使她也不免感叹这寒夜的落寞和凄冷。看，她的眼神是那样忧伤，她的步履又是那样迟缓！

渐渐地，月儿终于到达她行程的终点，悄然隐没在旷野的边沿，剩下的只是一片青灰色的回光在天际荡漾。少顷，又见那神秘的鱼白色开始从东方蔓延，像撒开一幅轻柔的纱幕笼罩住整个大地。寒意更浓了。枝头的积雪都已在不知不觉间凝成了水晶般的冰凌。

啊，美景如画的夜晚，却是小鸟们恐怖颤栗、备受煎熬的时光！它们的羽毛沾湿了，小脚冻僵了；刺骨的寒风在林间往来驰突，肆虐逞威，把它们可怜的

窝巢刮得左摇右晃；困倦的双眼刚刚合上，一阵阵寒冷又把它们惊醒。它们只得瑟瑟索索地颤着身子，打着寒噤，忧郁地注视着漫天皆白的原野，期待那漫漫未央的长夜早到尽头，换来一个充满希望之光的黎明。



当晴朗的季节开始以后，这疏建区的田野披上了新绿，一队一队的小绒球似的雏鸡啾啾啾地到处叫着，好像是和学校里那二三百小公民的“雏凤之声”来竞赛似的。

雏 鸡

○○……茅 盾

当晴朗的季节开始以后，这疏建区的田野披上了新绿，一队一队的小绒球似的雏鸡啾啾啾地到处叫着，好像是和学校里那二三百小公民的“雏凤之声”来竞赛似的。……但是过不了多久，小绒球们大了起来了，一律的浅黄色都蜕变成为各式各样不等颜色的羽毛，就像人们长大了时会有各自不同的嘴脸一般；这时候，小公民们对于它们的兴趣也大不如从前，如果有例外，那便是小李。而这些正在换毛，身上不免有些褴褛，且又随时撒着颇大的屎粒，委实有几分可厌的童子鸡们，似乎也对小李表示特别好感。有时它们在名为校